



《假装我》系列 封情

考古工地的姑娘们



考古工地的日常。



张雅兰在工作中。

截至目前,张雅兰尚未脱单,她透露了自己欣赏的类型:喜欢有趣的灵魂啊。

最大不同是拥有更多生活

如果一定要说性别对考古工作者的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女子考古队的队员们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拥有更多生活。

护肤是队员们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重中之重是防晒。夏天的重庆是火炉,烈日下的工地无遮无挡,在考古工地看到燕妮,十有八九穿着速干衣速干裤,其实她日常喜欢穿旗袍。有一次,她在工地从5月忙到9月,用掉了两大瓶高倍防晒霜。

考古工地会雇用一些民工,队员有时住在民工家里。一群姑娘就和主人家的孩子一起玩,和女主人一起聊天、择菜、做饭。工地多在野外,摘花也是她们的一大业余活动,找来各种瓶子,细细地插花,摆在房间里。

很多时候,狗依然是考古工地重要的安保措施。在江津石佛寺,大家养了4只中华田园犬。队长原本给狗起了很文艺的名字,队员们叫着叫着,就叫成了直截了当的小花、小黑。

苦是苦,但我们能看到很好的风景,接触到淳朴的人。燕妮记得,2017年,女子考古队负责重庆忠县洋渡镇坪上遗址发掘。遗址所在地是个并不富裕的小村庄,发掘工作进行到后期,村民就给熟识了的考古队送来成熟的桂圆。

对考古队员们来说,石佛寺的江景房并不稀奇。燕妮这样描述:在涪陵周煌墓做调查勘探时,旁边就是水库,清晨,薄雾从水那边慢慢飘过来,山上有许多松树,阳光从树枝的空隙漏下来;夏天在沿江工地上,有时会搭起一排排黑色的遮阳网,风吹来,网面鼓起,就像起航的风帆。

无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愿意了解考古的公众,尘封的历史得到年轻目光的关注,才有接续的可能。

的独乐乐变成公众的众乐乐。即便在极端环境下,他们也不改初心与执着。

不久前,故宫永寿宫开幕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考古成果展,原计划展出中乌联合考古队的发掘成果,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文物运不过来。走心的考古人不放弃,虽然成了图片展,展台、展柜、展板、灯光,一个都不能少。念念不忘,终于回响,展览意外出圈,一些原本对考古并不感兴趣的观众,就因为想看什么是什么,二次元文物而走进了展厅。

无论是考古工作者,还是愿意了解考古的公众,尘封的历史得到年轻目光的关注,才有接续的可能。这种可能,可期。

得这个人已经不是郭麒麟,他和角色已经融合成一部分。 宁毅这个角色,在武朝有他的野心和底线。小说中他有一个很出名的外号叫血手人屠,也就是当有人碰到他底线的时候,他会以非常狠的方式去对付别人。

中青报·中青网:你怎么看待大家所说的开金手指的爽文套路? 邓科:我没有研究过爽文的套路是什么,只是觉得现代电视剧应该加快它的节奏,所以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尽量把故事情节设计得更密集。这也得益于原著小说1000多万字的情节量足够丰富,编剧团队把原小说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篇章,然后做到每段剧情能有小反转。

我们在进行故事编排的时候对原素材进行了一轮筛选,不太想用一些很奇怪的设置去博取观众的眼球和同情。有许多朋友也建议一些去展现上流女婿形象的桥段,例如让宁毅给老妻端洗脚水、捶背等,但我们觉得那不是真正的宁毅。 《赘婿》这部小说是十几年前写的,我们在二次创作中会开一些脑洞,融入更符合时下热点与观众认知的东西,比如在商战部分加入拼刀刀、苏宁毅购、加盟制等。



女子考古队在重庆忠县坪上遗址。

复、绘图等多门类专业人才。

蔡远富是一名文物修复师,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这一行,从学徒做起,一干就是30多年。刚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时,考古一线的同事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女子考古队成立之初,她就加入队伍,是队中年龄最大的姐姐。

文物修复虽然不是挖土,但修复师依然需要到考古现场作业。重庆的城市发展迅速,在开拓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对沿线地下文物提前发掘保护。从整个行业来说,文物修复师都是稀缺资源,所以尽管快到退休的年纪,蔡远富依然跟着考古队,一出门就是十天半个月,甚至几个月。

女性能胜任吗?

女子考古队的成立,让原本散落的力量被聚合,还顺便解决了上厕所等生活难题。但挖土听上去是一个兼具体力和脑力的活儿,女性能胜任吗?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一线考古行业,她们有什么优势?

考古其实是一个比较程式化的工作,一个项目开始,严格按照科学发掘流程,一支队伍的效率是可以估算的,不存在特别男女差异。反而是队伍中的人员协调能力更加重要。在一个地方待几个月,见不到家人,队友之间互相陪伴、纾解情绪是很重要的事情。燕妮说,女生比较细腻,有时候在对一些遗迹现象的解释上,能从感性出发,带来新的视角。

从室内设计讲师学艺术创作到考古绘图师,强调还原本质,张雅兰一开始有些不适应,要转变的不仅是职业,更是思维方式。

她画的第一件文物,是一个宋代的盏,口怎么画、底座怎么画,都有规矩,还要拿卡尺一点一点地量。后来,画着画着,张雅兰发现,在画花鸟鱼虫的纹饰时,似乎也需要加入一点艺术的表现方式,在精准的基础上赋予其生动性。

考的是古,但对考古工作者的技术要求与时俱进。张雅兰说,现在的考古绘图除了手绘的基本功,还要结合数字化,比如对一个遗址进行整体的数字三维建模。我的成就感来自自我完成了一幅文物的画。如果我的画上了考古报告集,出了书,能被很多人看到、被业界认可,那我就更有成就感了。

就文物修复行业的分工而言,蔡远富觉得女性具有一定优势:对一件器物的了解,观察一件器型的变化,我们会非常仔细、非常用心。

蔡远富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把碎片复原成它本来的模样。她喜欢年代久远的文物,新石器时代、夏商周,这对我更有挑战性。2021年第一天,她在考古工地度过,一地瓶瓶罐罐的碎片和修了一半的半成品,是她的新年礼物。

冷门辛苦不顾家?

2020年有一则新闻,来自湖南耒阳的女孩钟芳荣以全省第五的高考成绩选择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考古这个专业冷门、辛苦、不赚钱。对女生来说,可能还要加上一条,不顾家。

燕妮的儿子快7岁了,每次她出差,儿子都要抱着妈妈哭一场,有一次我中途从

博物馆热后,下一站是考古?

馆的展厅上才能略窥一二,考古工地除了专业人士在挥汗如雨,和大众又有什么关系呢?

博物馆作为考古的终端之一,近年来星光熠熠,故宫博物院成了网红,《国家宝藏》等文化类综艺节目让各地博物馆成为年轻人的必打卡地,先把年轻人请进来,接下来才能对他们讲故事。

按下来才能对他们讲故事。 当年年轻人徜徉展厅,好奇心自然而然地前移:这些文物来自哪儿?怎么发现的?发现地是什么模样?这些问号都指向了考古,这门脚踏实地的学科。

公众考古,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最早出现于1972年麦克吉米西的同名著作。而互动,是让公众与考古不再隔阂最有效的

方式之一。

2019年申遗成功的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最新的一处世界遗产,自1936年被发现,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中。在这片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的土地上,人们要想知道它从何处来,除了参观博物馆,还能在良渚考古遗址公园动手。招募的志愿者在培训合格后,在考古专家的指导下,就能亲身到考古现场发掘。2020年,公园举办了14期公众考古,同期爆满。

能动手的不仅在考古现场。2020年4月,一部考古纪录片《古墓丽影:互动季》地下惊情》上线。考古、纪录片,这些听上去有些老的关键词,用的却是最前沿的互动剧形式。观众能像游戏一样参与剧情走向,

也打破了考古=挖宝的刻板印象。

如果关注热搜,能发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考古相关的新闻频频上榜。四川广汉联合遗址出土愤怒的小鸟同款猪,西安地铁8号线已发现古墓1356座,清华大校园内发现95座古墓。

不难看出,公众的关注点仍在于与生活相关的考古,而考古一改板着脸的面孔,频频展现亲民的一面。本来嘛,当下的经典就是过去的流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会因时代而失色。尤其国潮当下,考古怎么就不能潮?

当然,这其中离不开考古文博工作者的付出。他们既要下得了地,又要上得了堂,用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把专业人士

《赘婿》导演邓科:造一个回到古代 降维打击 的超能力梦境

网剧《赘婿》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网文小说。宁毅(郭麒麟饰)运用现代人的商业经验和智慧,帮助妻子苏檀儿(宋轶饰)一起搞事业,玩转武朝商界,成为江宁首富。没有地位的小人物一步步逆袭,这样的大爽文剧情,掀起了春节以来的观剧热潮。

其中,拼单砍价有多套路,赘婿中有多少段子,身为女子有多难等话题,恣意植入现代经营思维,同时映射了当下社会中存在的刻板印象,传递出男女平等的价值观。

我们聚焦在赘婿两个字上,因为这是所有戏剧冲突的来源。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导演邓科如是说。

85后导演邓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代表作爱情奇幻剧《我的奇妙男友》、奇幻爱情喜剧《柒个我》、青春校园剧《人不彪悍枉少年》、民国推理悬疑剧《绅探》等。

在邓科看来,赘婿是小人物,又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小人物,置于古代,赘婿这个身份起点极低,但在故事中一路发展到风靡朝堂的地步,空间就很大了,戏剧冲突也会非常强烈。 以喜剧为属性,《赘婿》原故事最吸引邓科的一点,更多是历史层面的宏大感。除

了,在江宁苏氏布行施展手脚,面对国事、天下事,宁毅都勇往直前,小小赘婿闯出大天地,成为一个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顺应时代也改变时代的大人物。 我们希望给观众造一个梦,主角带有一部分异于常人的特点和超能力,这就和观众喜欢看漫威是一样的道理。

中青报·中青网:网文圈这两年赘婿文很流行,你觉得为什么这类小说会火起来? 邓科: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类似《赘婿》宁毅这样的角色,初始地位很低,是带有一定色彩的角色,所以戏剧空间很大,这也许能让创作者更好地填充一些剧情和人物转变,从受众角度来讲,让自己的情感和思绪放飞一下,这可能是观众喜欢看这类文艺作品的心境,每个人都要有一番大事业的勇气和梦想。

《赘婿》中的宁毅很现代,现代社会一些人的生活特点:非常轻松,非常安于现状。但他的配置又很高,穿越到古代是降维打击。我相信若能穿越到那个朝代,也能拨弄一番风云。

中青报·中青网:宁毅这个人物会经历哪些变化? 邓科:宁毅从现代穿越到古代那一

瞬间的重生,他并没有兴奋,反而是有一点点悲凉的,因为他在现代被一个作家给写死了,在小说里也是被他最亲近的伙伴所陷害。所以当回到古代的时候,他有一种很淡然的感觉,一切都看透了。我们和编剧设计了一场有仪式感的喝药戏,就像是喝孟婆汤一样,喝完之后,宁毅觉得云淡风轻,之后跟女主角说你想想干什么,我来成就你,来帮你拿掌印。宁毅一开始就想出世,藏在世间淡淡做一个小赘婿。但是他一点一点被卷入到更大的朝堂,最后不得不不在一些大问题上作出选择。

中青报·中青网:你希望郭麒麟演绎出怎样的宁毅? 邓科:郭麒麟喜剧的特质,以及他本身的谦和、亲和,在观众心目中存在一个既有的印象,如果还是把这套搬到《赘婿》里,宁毅的身上,多少会让观众觉得乏味,所以这次我就跟郭麒麟约定了,说要拍出他狠的那一部分。

那拍摄第五天时有一场戏,是郭麒麟把乌家搞破产后,他跟苏文兴说让你背后的人来找我,这个桥段需要他露出一个狠的眼神。我们当时找了很多参考案例,在拍摄的那一天,郭麒麟就把那些案例都运用到自己身上。他展现了一个眼神,让我觉

这是中国第一支全员女性的考古队。队伍由起初的5名骨干发展到现在的11人,涵盖田野发掘、科技考古、器物修复、绘图等多门类专业人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出生于1994年的张雅兰,已在重庆江津石佛寺住了一年半。春节前刚下山的地,这两天又上山了,还要继续待下去。她原本的职业设定是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大学毕业后到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一名考古绘图师。画笔所描绘的对象,从地上转到了地下。

石佛寺的考古工作站是标准的江景房,开门就是长江,江对岸是江津老城区,万家灯火会和夜幕一起降临。如果下雨,江面起了雾,就像一轴水墨画卷。重庆多雨,张雅兰每次都感慨,相机拍不出这美。

风景美则美矣,她的日常还有另一面。只要我上班穿得够土,下班后就没人能认识我,张雅兰觉得,这句话说的就是自己,全副武装你知道吗?长袖长裤,最大帽檐的渔夫帽,最好还是有口罩的那款,就露出眼睛。

化妆是不现实的,防晒才是唯一的真理,毕竟在重庆的阳光下,防水化妆品都挡不住一直流的汗水。每天从考古工地下班,张雅兰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扎紧了一天的长发放下来,第二件事是洗混合了汗水和防晒霜的脸。我们平常也会讨论现在流行什么款式的衣服、什么颜色的发色,热烈讨论之后说,唉,也没办法弄,就只能想想。

2017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女子考古队(以下简称女子考古队)成立,张雅兰当年就加入了考古队,是队伍中最年轻的姑娘。

考古队曾是清一色的男性

女子考古队队长燕妮是一名80后,200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刚到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记者注)时,她是现役唯一的女性一线考古队员。

从前,坚持一线考古的绝大多数是男生,毕竟长年累月在野外,听上去就不适合女性。比如夏天,重庆的夏天,一群男生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拖鞋,女生就不行;再比如,上厕所也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毕竟考古工地不会给你特地修一个厕所。

情况在2017年发生了变化。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专业技术人员捉襟见肘,因此无论男女,刚到单位初几年,统统下考古工地。燕妮说,从个人职业生涯角度,刚出校园的学生,也只有广阔天地中才能把学校的理论转化为实践。

2012年,燕妮获得考古发掘领队资格证书;2017年,重庆的考古工作异常繁重,人手紧缺,原本散在各个考古队中的姑娘们,被组建为女子考古队。这是中国第一支全员女性的考古队,燕妮担任项目负责人。队伍由起初的5名骨干发展到现在的11人,涵盖田野发掘、科技考古、器物修

蒋肖斌

考古,曾是一个神秘行业,偶尔还会被大众和盗墓联系在一起;考古,至今也不是一个热门行业,否则高分生报考名校考古专业不会成为新闻。但融冰的春意,总是在春寒料峭中发生。当博物馆越来越热,有时甚至一票难求,文物的第一现场——考古工地,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春天。

1921年,我国开始对仰韶文化遗迹进行考察,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今时今日将开启下一个百年。只是很久以来,考古在公众印象中是失语的,考古成果只有在博物

专访



赘婿两个字是所有戏剧冲突的来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一个本该被写死的小人物,因为作家的不甘心,又得以重生。小说中,这位现代的商业霸总活下去的方式是在被打昏后穿越到了武朝,成了苏氏布商家的赘婿宁毅。 这是热播网络喜剧《赘婿》的开头。

台下的观众抚掌大笑,屏幕外的京漂沪漂也不禁莞尔。

林蔚

大都会纽约车水马龙,人潮如织。弗兰·勒博维茨觉得自己是唯一异类,其他人都盯着手机,横冲直撞,从不看路。她忍不住吐槽:我想说一句,假装我们在城市吧,城市里还有其他人呢!

这是网红热门剧《假装我们在城市》名字的由来。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这部纪录剧里,作家、演讲家弗兰·勒博维茨游走在纽约街头,天马行空,滔滔不绝,讲述她对纽约、对社会、对文化等的各种看法。

对大部分中国观众来说,弗兰·勒博维茨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位1950年出生于新泽西州普通家庭的老纽约客,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弗兰在高中时期被当地学校开除,18岁独自移居纽约,作过出租车司机、清洁女工和街头小贩。之后她在《Interview》杂志开专栏,凭借犀利幽默的笔触打响知名度,出版了两本畅销随笔《都市生活》和《社会探究》,以对大都会的细致描述和深刻洞察而为大众熟知。可以说,弗兰本身的故事就已经非常契合纽约这个多元大城市的特征了。

《假装》一剧共7集,每季围绕一个主题,包括文化、健康、书籍等,通过对话、评论、影像等多种方式呈现,探讨纽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又飒又有趣的弗兰延续她一贯的幽默机智风格,妙语连珠,一针见血,令观众在大笑之后又收获思考。

她毫不客气地嘲讽视觉艺术的虚伪,批评大众追求艺术品价格多过艺术本身。你去拍卖会。毕加索的作品出来了,鸦雀无声。拍卖锤一落下,全场掌声雷动。好吧,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为价格而非为毕加索鼓掌的世界。

风靡纽约的养生风潮也被弗兰嗤之以鼻,这额外的健康听着更像一门生意,养生食物,养生水疗等等,都是你可以购买的。满大街三分之一的人背着瑜伽垫到处乱晃,光这一点就能让我远离瑜伽。以前的纽约可比这时时髦多了。

《假装》的场景时常在实地和微缩景观里切换。这个皇后区艺术博物馆的纽约市全景微缩模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建筑模型,由百多名工匠精心打造并多次更新。当弗兰漫步在这个微缩景观区时,那些密密麻麻的摩天高楼、纵横交叉的跨河大桥,会让很多人联想起自己所在的大都市。弗兰对纽约的种种嬉笑怒骂,也令都市生活者感同身受。

比如令人头痛的交通问题。纽约某地地铁线因为难闻的气味暂停了好几个小时。弗兰觉得匪夷所思,纽约地铁难闻,那是因为纽约人啊!某个站点因为艺术装置而暂时关闭,弗兰也忍不住翻白眼。地铁的艺术装置据说是为了灵魂,可挤在车厢里的乘客都要灵魂出窍了呢。

当然逃不过都市高物价问题。弗兰试图说服一个朋友的女儿从洛杉矶搬到纽约。朋友女儿说:我想搬到纽约,但我承受不了这里的物价。弗兰淡定地说:搬到纽约吧,听我说,没人承受得了纽约的物价,然而有800万人做到了。

台下的观众抚掌大笑,屏幕外的京漂沪漂们也不禁莞尔。

弗兰深知一个文化人的吐槽,不会产生任何改变。《假装》更像一封情书,一封老纽约寄写给纽约的情书。一箩筐尖酸但不刻薄的吐槽,是因为几十年相处的深爱。如果我能改变它,我就不会这么愤怒了。我愤怒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权力又怎样多多。

她和很多都市人一样,痛惜在经济快速发展下,城市里很多魅力之处消失了。曾经富有原创力的纽约,如今从被抄袭者为抄袭者。第四大道的二手书店相继倒闭,只剩下史文德书店,靠情怀支撑。哥伦比亚圆环曾经24小时营业的书报摊变成了自行车租赁店,是纽约最具标志性的变化。但她又如似爱纽约。也许你来到纽约不知如何在这里生活,但你总会想到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就那么简单。当政客批判纽约,去死吧。她揶揄:结果,谁死了?

马丁·斯科塞斯问弗兰:你觉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年轻人来纽约?这里有什么魅力?

弗兰回答说:纽约,它本身就是一种魅力。